

國學紀聞

十四之六

漢書門類			
二	七	四	號
九	二	函	架
七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	七	四	號
九	二	函	架
七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74
冊數	7 (6)
函號	307 14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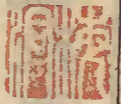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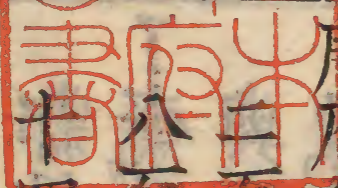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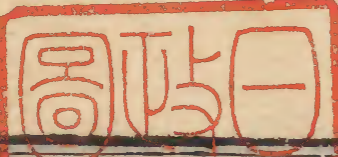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攷史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  
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  
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  
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會要云  
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  
計舊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  
訣云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



淺草文庫



府今以地理志攷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  
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  
互不齊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  
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了齋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元中始  
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

像集古錄李陽宋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  
貌增待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開損等九  
人為立像陽宋修廟在肅宗上  
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  
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群臣曰貞觀初

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

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

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勅敵今酋長並帶刀宿

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

史於屬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

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或謂太宗以既  
效歸滿非也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浮麗

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

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

信為文溫泉銘小山  
賦之類可見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穢鄭伯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爲投機乎晉欒書將弑厲公召士句韓厥二人皆辭木宋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唐木宋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艸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劉

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

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

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貞觀之治姦臣

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本淳

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

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

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

之夢皆此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元年



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

治平末年始鑿度牒致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贖濟軍興此鑿度牒之始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掄如是感堅以刑人之信為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耻也紹京何責焉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

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甘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重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攷歟碑云大中五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為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宣宗召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祿之黨歟

席豫未嘗艸書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然豫為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



多幸也唐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孔

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槩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

始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為辭傳誤矣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祖實不副言也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



謂鞫為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  
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荆公嘗辨之曰  
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學菴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  
之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  
因其時代宋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  
大曆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  
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致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  
杜氏所載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為準此東宮  
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  
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  
帝為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  
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  
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  
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  
南豐謂士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  
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章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祐六年制策胡武錢穀大計也章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弘字避諱誤以質為賢劉秩為祭酒主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免夷簡宗閉適之規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為狀頭有李肱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

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虛一人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名世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見鄭侯家傳鄭侯家多書有自來矣藝文志負倣太玄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負倣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



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詰為應物傳叙其家世云實  
 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  
 纂唐書韋待價仍持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  
 二人同名與當致

劉闢亂于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親自樂天為詩贈  
 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為一  
 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諂辭皆出李林  
 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

德頌則夸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  
 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  
 本於此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北亂其權顯也我藝祖之  
 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貞  
 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  
 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  
 求於非福則是諂祭憾於無罷則是誣親其言不



行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官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昇元稹浸潤之內愚謂稹在穆宗時昇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尤家無匹帛之餘史臣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滴水

李氏收其二乃方鏡背鼻有篆文午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威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絲囊盛栢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絲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栢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寺名與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二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殺梁師其簡公年得其數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楊文莊公徽之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元年宋敏求續爲後五卷

溫彦博傳我見其不逮再棋矣出說文引虞書棋三

百有六旬李密傳赦庚之藏有時而錫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

馬摠通曆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

論略論五卷起大吳訖隋假公子問答

李翱爲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爲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乏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爲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



誓詔封冊皆臣所制李微之攷國史誓詔在慶曆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爲學士封冊乃宋景文撰朱文公爲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岡羅舊聞可不審哉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柩此失禮之始也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爲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石林序廬鴻一艸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

嶽劉真入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爲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鵝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

攷古編以通鑑貞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爲今斷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于唐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管華拙阮亦然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議此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



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兩毛遂見西京雜記負半千詩用之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

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

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

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太

寶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玄

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

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傳隆年過七十手寫籍

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傳

隆為沈約也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

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諫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

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

錄一書相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

加詢訪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

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



世系表梁真陽侯之後有鄴相宜宗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

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讒

裴度

韓文公子相雖有金根車之譏而相子綰袞皆擢第

袞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

見昌

黎集元稹為越州復奏罷之見白樂夫集蓋嘗罷於元和

而復貢於長慶也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

史附于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垌誌然炕之

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

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

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

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

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



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  
 科記仇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應已後  
 仇自校書郎克學士出鄆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  
 員外諫議大夫皆克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  
 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仇  
 是時為學士非待詔也仇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  
 親不可謂賤且踈唐史不為仇立傳故詳著其事  
 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  
 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襄城驛壁何將

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  
 韻之內以大姓為首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  
 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五茅夷指為複姓又  
 不勝其謬鄭樵謂寶不知自姓所由來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受金事未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  
 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為  
 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  
 韶之權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當從文粹



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劭韶之弑君之賊也身為  
之傳口無瑕  
可以戮人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

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群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

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

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

之排韋昭盛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

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

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

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為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

篇取之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

度之有功愚攻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

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師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奴渠破膽頻注。謂  
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批牋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瑄  
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  
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  
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  
論發揚之。晉以瑄邪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  
建中興之基，瑄可謂善謀矣。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  
柳州司戶，以新史攷之，當從唐鑑。官人深嫉蕡，誣  
戶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

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  
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袞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袞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  
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二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  
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  
喪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喪議漢文帝而不知  
制自玄宗始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  
士承旨銀青光祿太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  
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  
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号。



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陁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陁無以應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一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摠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

房魏者乎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

俗易成公李椅也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常袞建中初為閩人

設卿校李椅在其前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事相類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弒君之賊也高祖相對德彛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



於戮丁八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

朝野雜記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

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

周之下農夫唐以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

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其說本程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長其惡也朱子書晉

虜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

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

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

之訓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

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

家者如此况天下萬人之心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璉曰何謂內黃璉曰河

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璉

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今

在陳留按五代通錄李璉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

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記改小黃為下黃誤也當從通鑑







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爲縣令，以去鎮將之貪。  
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  
言於，是驗矣。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  
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筆，況可觀望臣  
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爲  
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  
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未以爲訓大哉。  
王言幾於典誥矣。

崔伯易感山賦，以皇祐之叛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  
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  
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  
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艸雜  
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  
縣，所以培護本根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  
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  
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  
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因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

耳目勿用儉人其惟端士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周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脩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



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盖用其十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  
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始有天意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盖蒲宗  
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紹興重脩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參取  
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紹興  
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踈畧鶴山謂小人爲不善  
於傳世紹後之書必過絕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  
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  
日壞之而有餘元祐中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  
子成之而不足一紹興中小人敗之而有餘奏疏皆至  
論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  
郊禮貞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  
郊爲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薰籠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  
制爲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本後漢張



霸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  
說事本魏李秉家誠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  
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  
以為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  
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  
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  
事可以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間天所以  
續斯道之緒也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  
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群小欲擠之借  
此以為名耳

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于其親友于其  
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攷之春陵志乃周  
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畧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  
字子餘未知事畧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為征君  
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  
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  
而補之於文鑑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順  
 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  
 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取  
 名為舞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胡疆不思營平瀛三州乃劉  
 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按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

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

平二州唐無瀛州武經總要石晉割路燕薊易定

以居之按王都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烏瀛河為名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

張方平田况慶曆錢明逸彦遠臯祐吳奎嘉祐  
 壘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  
 五人注者多誤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  
 民咸又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艸也朱文公  
 與陳正獻論曰里辭厚禮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  
 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  
 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  
 薄物細故捐之哉

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



之說大事記大臣漢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  
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  
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  
及門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然宋文  
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  
契券為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号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  
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  
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廬所艸也禮部太  
常官堂白手詔用貞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  
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

為天雄軍節度史致堂原亂賦建承  
宗之旄壽亦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還而  
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  
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  
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  
為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徵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鼓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以無枉尺直尋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出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于祥符五年以奉聖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樞莞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論一事為樞莞者字載德龜山為銘合為一人非也又

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立此宦也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為音義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陸親宅內侍隨馬駕頭壞遂以閣門祗候內侍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篋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艸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答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非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

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艸詔熙中譙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王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讓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譙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當艸詔奏曰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艸淳祐中別之傑參知政事尤焞不艸荅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常貽範起復命韓偓艸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艸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事故前輩不以為故實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



木譬名節非素脩弗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号金牛先生名其文金牛集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

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

它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

宮黜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

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

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荅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

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天王

家以為大感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

相檜歿其黨迭為相隆興至淳熙萬幾獨運而大

臣克位慶元後政在促胃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

汜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

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極凝



水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  
晉同轍哀哉

蘇紳梁適謂之艸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居極胡  
榘謂之艸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雜記載開禧貪濁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甚焉  
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知矣以陰  
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任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  
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歸而湯思退對以見  
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

許敬宗賢於竇德玄矣

四瀆濟水獨絕宋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嘉

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蕭衍

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亦降封巴陵公非令

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

紹興建儲欲更名曄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而亟改

之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未

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范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

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政記而史



文

益評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曆欺誣之言所謂  
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爾

葛父康勝仲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  
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  
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

於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濟築室犍爲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

平生之言于汝穎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  
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

家使蜀免焉大父康節先人伯温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温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

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爲宰相使  
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温公集張夫人終於元

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爲爲之時爲改過之日

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  
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

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  
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因



群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已之獨嚮其言皆真切考  
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  
之紀焉

徐景說 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  
不與天下之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為仇每潛  
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  
不得滋長廣克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  
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  
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曆

後不復寫題寢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  
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此晉謝安  
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  
二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

龜山誌游執中曰常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  
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上其志之定與未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呂文靖為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為名相而揚其父之  
美史直翁為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為權臣而掩其



父之美易曰有子考無咎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詔蓋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支玉葉也聞者壯之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逆順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

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書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冲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實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為瑱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為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已中書樞密侍罪今屈已盟我奈何君相反以為慶乃止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璽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本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出荀子脩身篇李誠之嘗語真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大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為第一景定中有擢倫



魁者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然攷之史策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汝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黃三姦則中原可復雖耻可雪米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縉紳不知兵介曾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

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朋所以和也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

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夫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乎号有厲以危小人之

復元祐諸賢似悉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已有余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元祐司



馬公是也。夸者死權，紹興之秦紹定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為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權

為不可。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疑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蔡叔

厚行責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州郡並陷，獨常

山平原能為國守者，蓋果卿真卿、二顏在焉。爾等

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浸預使令，為郡江

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

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耻，不魏當時之

公議。顧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秦檜仲山力之督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襄陽之事，亦

起於權場之玉帶。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

遠奔喪，而後起復。高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元

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

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

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

為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景

說銘之。

自荆舒之學行為之徒者，諸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



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  
事其效可觀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  
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偽作諫疏有明邾五道暗  
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  
而章厚之黨偽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  
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鄧志宏肅謂崇寧以來蔡京群天下學者納之黌舍  
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  
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

貪之部使者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學校之興  
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  
以祿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崇寧學校  
既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  
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  
學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  
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臨邛  
魏鶴  
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  
乏莆田陳必義烏徐僑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



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  
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  
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之學得  
大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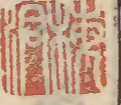
臘月廿三日

勉亭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終

困學紀聞卷之十六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漢河渠攷

義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  
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  
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恩披圖  
案謀用綴軼遺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今屬開封府秦拔魏置縣地多酸棗金



隄河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  
 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  
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王遵為東郡太守請以  
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身填金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後決  
 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郇居河北郇音輸後漢注音俞  
 東郡頓丘縣今壇州開德府濮陽清豐兩縣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  
今滄棣霸濱諸州之地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  
 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  
 舊在碣石今川流所道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

徙故瀆班固曰商場周移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  
 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  
 野澤即鉅野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郇縣通典  
 郇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大名府夏津縣本郇縣程氏曰周時河徙  
硃磧至漢又改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縣北十里為瓠子堰宣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  
 宮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郵城以南濮陽以北  
 廣百步深五丈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



橫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澶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濟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野野溢東阿今屬鄆州

導河北行二渠後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

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

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者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二年更法勃海禹

時不貝丘貝州清陽縣熙寧四年省入清河縣源水出東郡

東武陽省入大名府莘縣澶州朝城縣至千乘清州千乘縣入海降水

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天事記周威烈王

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

見史傳始於此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

章武入海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章武縣

滄州魯城縣周省入清池縣九域志大明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清

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

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脩入屯氏河靈縣隋省入溥州博平縣脩音

條縣屬德州後屬冀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



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禹貢

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

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鈞盤八曰萬津

其一河之經流先儒不知河之經徒駭寰宇記在

許商云馬頰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在棣州滴河北與地記即篤馬河也覆

南通典在德胡蘇寰宇記在滄州饒安臨津簡絜

輿地記鈞盤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高津

寰宇記在樂陵西北流入饒安通典太史不知

在饒安許商云在禹縣輿地記在無棣所在

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

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河立為兩說

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為齊桓塞其八流

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

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

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

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篤馬河在平原縣



馬頰  
誤矣

平當使領河隄フラスル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  
壅塞之文程子曰河北見縣隄無禹隄隄壅壅洪水  
故無功禹則道之而已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唐慈州西注呂氏春  
秋曰龍門  
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河  
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  
水又南過皮氏縣河府西又南出龍門口注木  
河積石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也崩浪萬尋縣  
流萬丈迄于下口慎子曰下龍門非駟馬之迅也  
濁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  
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

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  
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  
放聲如通典絳州龍門縣今屬河有龍門山即大  
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

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州  
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今龍門  
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  
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  
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  
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碣石見前  
洪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只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魏郡

相州大明府清河思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脩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時今既築隄理渠

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汴渠在河

南府河陰縣漢滎陽縣唐屬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苜蕩

渠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脩渠漢書

陽漕渠如淳曰磔磔溪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

章帝建初三年罷庫沱石曰河

庫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

過定州入海鄧訓治庫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

倉石曰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本漢古陘縣今通

典嵐州宜芳縣即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

倉石磴滎委若羊腸焉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曰倉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干闥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

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陔河水出其東北陔洋

水出其西北陔弱水出其南陔河水入東海三水



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  
 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朱文公曰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能若是之遠  
 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  
 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  
 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後漢書云西  
 羗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河關屬  
 金城郡今積石軍西可千餘里有羗謂之賜支蓋析支也  
 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  
 吐蕃中當亦非謬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井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

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離騷遺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兮四望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歷代田制攷

秦廢井田開阡陌周顯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

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



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  
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  
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  
之疆畔制其廣狹辯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  
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  
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  
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  
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  
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  
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

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  
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  
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  
名疑亦因橫從而僉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  
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  
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  
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  
時畜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  
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  
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



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辛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

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由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  
 可足也武帝時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終不能  
 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民興於廉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  
公羊傳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  
 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左  
 傳晉作爰田晉語云作轅田轅易也漢地里志秦  
 商君制轅田轅與爰同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  
 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  
 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由

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憐百姓  
 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  
 十而稅一

師丹輔政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  
 之制從此墮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  
 而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之法



國史綱目 卷十一  
憑乎簿書簿衆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群  
吏政由群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帝大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  
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劉氏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  
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  
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  
丁口滋衆官無閑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爲空文唐  
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蕪并似指以爲井田  
之北失之遠矣

北齊濟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  
畝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  
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十纔至二十畝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  
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爲世業八爲口  
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由之制蓋由有在官之  
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  
勳曰周制步百爲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



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正觀之盛戶不及  
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  
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  
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  
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  
法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永徽中洛  
多豪右占田踰制賈敦熙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藉外田陸贄  
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  
後周世宗以元種均田圖賜諸道詔文穎等分行諸

州均定田租會要云見元種在同州時今按元種  
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  
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宦吏擅到村  
鄉畧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  
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  
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  
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  
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  
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  
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稅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說

○歷代漕運攷

漢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澹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通溝大漕潰渭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河在興元府褒城縣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河斜水通

渭在京兆府武功縣出衙領山北流至渭入渭故道今鳳州梁

泉縣

河內

懷衛二州之地

東治零陵桂陽嶠道

東治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州桂陽郡臘嶺

州

沮下辯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河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今河州

下辯縣漢下辯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

同谷續志下辯東三十餘里有被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輒溢虞詡使人燒石以

去石遂無汎溺之患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

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今鳳

郡縣

魏

陳項壽春

通典潁州魏汝郡鄧艾屯田於此陣項陳州宛丘



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  
 河流下通淮潁通典陳州宛丘縣有百尺堰隋志  
 潁川郡北舞縣有百尺溝郡縣志  
 百尺堰在潁州汝  
 陰縣西北一百里  
 晉

澗消水楊口東水口餘水百十里其水出於

漢地里志淮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

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故  
 城在蔡州郟城縣西小消水出麗縣西北南入

漢麗故城在鄧通典復州河陽縣漢雲杜縣杜預

為荊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

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零陵  
 桂陽

石門

水經注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為滎口石門

千金場

永嘉元年脩千金場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河南

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場洛陽記曰千金場舊堰

穀水魏時更脩積石為場開溝渠五謂之五龍渠

渠上立場場是都水使  
 者陳協造水歷場東注謂之千金渠

許昌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隲  
 攻石生千金場決千金場以灌之

隋

蒲陔衛汴黎陽汾晉涇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蒲州



河中汴州開封府黎陽州今濬州汾州唐為晉州京兆

府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置廣通

倉隋紀辛霸水觀漕渠潼關在華州華陽縣渭水在萬年縣

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

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王隱文正讀

山陽瀆東十五里金堤故關曰金堤故關

楚州山陽縣今淮安州引汶水自汶水入泗水

砥柱

陝州破石縣今省入陝縣有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

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出山山見水中若柱然

又以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

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勅銘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邗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

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河陰後屬孟州

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

運兼引汴水即浪宕與葭蕀同渠也隋志在浚儀縣九域志汴

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鬪注云洛在

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

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瀍水西北流



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

水又東逕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孟州

水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

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

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今省為鎮入臨清縣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鹽倉含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

避其險卒沂河而入澗三門山見地理志河南府前底柱

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會昌三年屬孟州河

清縣咸淳四年置柏崖縣尋省有柏崖倉陝州平

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

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

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楊慎名考為含嘉倉出

納劉晏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曾子固曰宋興承周



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砥柱之險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

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澧水西岸

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陽縣有漕渠

自苑西引涇水因石渠會灞澹經廣運潭至縣入

涇天寶三載帝堅開會東自華陽永豐倉以通河涇望春樓在禁

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

隱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漢長利縣扶風郡鳳翔府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

道置治上津洋川郡洋州洋江漢而上至洋汴水堙廢

漕運至江漢抵梁洋梁州興元府

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

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

睿增築漢古堰過河入汴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

漕便發汴鄭丁夫浚之功速就刻石木濱紀其績

甬橋澗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澗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



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入  
陳州而合李勉治蔡渠通典汴州浚儀縣有蔡水  
九載志祥符建隆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道閔  
縣有蔡河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穎達壽春以  
通淮右之漕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  
年改閔河為惠民河與蔡河水李泌曰江淮漕運自  
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

### 金商運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  
百里

###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  
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縣三  
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橫橋在  
咸陽縣東南

### 揚子院淮陰項城穎潑

揚州揚子縣今屬真州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為  
發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穎水出陽城縣  
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潑水唐志陳州潑水縣今  
商水水出穎川陽城少室山東入穎



後周

汴水壩橋前見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縣至方輿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麻曹濟

及卽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

河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羊門自蔡陽鑿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羊門架流于汴東匯于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以京索河為源禹貢之河澤九

志在祥符縣東明縣

蔡水

前見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有水溪水以通陳穎之漕蓋

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

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穎壽入淮揚

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蔡畿帶

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

原武

原縣屬鄭州

兩漢崇儒攷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  
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  
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  
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  
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  
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  
政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  
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甓壁爲祠  
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坐中樹以百數皆  
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

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水經注云從征記曰  
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  
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闔北  
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墓坐方一里魯人  
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  
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  
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  
道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  
子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宮而興



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三輔皇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秘書之府皇圖云蕭何造其下確石為渠以導水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臣衡梅福以為宜封孔子世為

湯後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未作而罷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今兗州後瑕丘縣漢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大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中元元年起辟雍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行太射養老禮十五年幸魯詣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  
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  
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  
學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  
講堂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  
漢宮儀辟廱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廱從北門  
入三月九日行太射禮永平四年和帝永元  
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二  
年並臨辟廱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  
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

梅福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永平二年郡縣學  
校行鄉飲祀孔子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  
孔子廟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正觀四年  
詔州縣皆作孔子廟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  
順帝永建六年脩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  
五十室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  
一碑陽嘉八年立文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  
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脩太學用作工徒十一萬  
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碑南面刻頌靈帝初平四  
年太學行禮  
幸永福城門臨觀其  
儀光和五年幸太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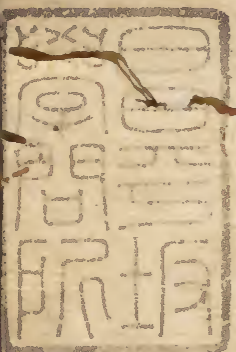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外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廣四尺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延興三年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改封紹聖侯唐正觀十一

年封裔孫德倫為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文宣公宋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謚加後嗣詔封宋愿為衍聖公今世襲後魏太和十六年謚孔子曰文聖尼父唐正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謚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謚文宣王五年改謚至聖

困學紀聞卷之十六 終





田... 卷之六

王... 卷之六

王... 卷之六

王... 卷之六

王... 卷之六

王... 卷之六

王... 卷之六

王... 卷之六

王... 卷之六







